

第〇〇八冊

曆象彙編

乾象典

天部

陰陽部

五行部

(卷)

二二四

一五十六

一九十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出版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第十二卷目錄

天部藝文三

管中窺天賦

唐張仲素

披霧見青天賦

王起

眞元先生箴天論

盧緯

象賦

林琨

空賦

闕名

空賦

闕名

空賦

郭適

空賦

張鳴鶴

天賦

闕名

天行健賦

闕名

鍊石補天賦

闕名

天賦

宋吳淑

天部藝文四

詩

八伯歌

古逸詩

祭天辭

周闕名

天行篇

晉傅元

天行歌

前人

思元極

唐元結

天聽吟

宋卻雍

鈞天樂

明劉基

天部選句

乾象典第十二卷

天部藝文三

管中窺天賦

唐張仲素

管爲物兮虛受天爲體兮據安能因徑寸之內將窮轉轂之端用當其無蒼蒼之色何盡微而不大恢恢之狀則難故雖無私以居上信可因物而仰觀于是正瞻視品清澄察九垓之際極一目的之能髮指其形難識翼摩之鶴依稀其狀猶如背負之鵬或因夫窺彌是見且異夫置階而升風息八方烟消四極默淳淳之靈嚮湛悠悠之神域乃執輕管絕麗則遙睇罔憊審窺不忒虛其內雖高明之可分小其形胡廣大之能測故使蓋影多掩笠形半匿月既滿而猶虧日將中而如昀掌握之內安得容其九重咫尺之中豈能盡其五色且管之爲質也秉直天之爲體也含虛天執虛而秉陽垂象管抱直而利有用無信大小之有異亦遐邇以斯殊窺臨既加徒云其至矣貞觀必得信安可測夫若然則固知事不可以近圖遠物不可以小謀大小謀大則立而致尤近圖遠則坐而賈害故方朔言也明侯時之難莊周著之表游方之外客有勤學孜孜憂心悄悄服仁義而罔舍守翰墨而自矯將擗管而是窺願天上之不遺微渺披霧見青天賦以益然可仰無不淸心爲韻王起

來往將欲縱遙瞻瀟瀟煩想則蒼蒼大圓之色願豁其

清明英英上德之容亦如其瞻仰及夫收地表歇天

衢啓晨光之有耀闢麗景而多娛于是碧落如通青

冥若無既仰之而不及將觀止而豈殊且欲蓋而彰

人與天而合契不言而信天與貌而相符則知賢爲

衆賅人不知分敵之就可天實悠久露不披兮觀之

則不故將邇顯于幽情配美于高明空蒙既同于席

卷寥廓乃喻于冰清惟人也玉立斯映惟天也管窺

莫競既遐邇之無氛白心神而可鑒狀煙消于暮幕

始露湛潭凝塵洗之濛濛自開朗鏡所以彰風采之

異見光儀之盛異哉一言之人萬祀攸欽傾決雲而

觀劍小披沙而見金有美人兮青陽是仰漢鏡斯臨

自然比天于霄漢卷勝於沉陰亦何必觀樂廣之容

始欽軍器信衛雅之說方獲明心者哉

眞元先生箴天論

盧緯

有眞元先生者深粹虛寂沖凝簡素故其妙也則局四海而隘九垓其靜也則棲一枝而豐瓊瑤履眞守樸與物無競雖質居巖穴之間神王煙塵之表以首月元日乃陰雲蓋濯飛流涉西岑而東陸操白簡染朱翰俯而屏息仰而起曰天蕩蕩乎蒼蒼乎固無得而稱也余有疑焉請杜其惡夫虧盈益謙天之道也禍淫福善天之容也春榮秋落天之時也晝明夜晦天之運也擊雷鼓雷天之怒也蒸雲施雨天之澤也因斯以言則庶幾萬物非天無以成受形育氣非天無以立大哉博哉乾之化也故書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詩云謂天蒼高不敢不踴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禎祥之來不誣也至於報施何乃

爽歎惡均而異詞善同而殊效唐虞懷讓祚不及于湯武遂成福垂累世應物無親者其若是哉詔諛饗譽非貴則富廉潔貞素不賤必貪謫詐反道者耀蟠鳴佩直言順常者傳刀伏鎖悲夫何蓬華草萊之人遇時而登卿相膏腴縉紳之士失勢而作輿臺豈窮達之有數乎何否泰之無定也至於積德致敗變險成功立信受允行仁招咎者豈勝數哉或一餐莫給或萬錢頓費或綺紈斯散或短褐不完或黃髮不終或櫟祿先斃其於平施不亦謬乎夫德合天地道濟生民而有制伐之累貫古今廉稱百代而有餒絕之憂其於與善不亦過乎然負異才蘊奇詞洞識幽顯智周動植而不免繩樞囊籥糲食布衣何所累若此之斥也大鶚隼以擊擊為恆理不可食之以粒豺虎以搏噬為常性不可陷之以草非其故爾從信性分然則既授之以距角而責之以觸跡既任之以爪牙而罰之以獲殺者不亦近於諂乎苟正其味則一改兩全化惡不如變形教善不若易嗜也蝎毒害吻而裂腹蝮蛇觸手而解腕然則欲其弗害者曷若勿生乎如力不能易則不可稱聖能而不改則不得謂仁匪聖匪仁將何以為萬物之主也扛鼎投石者不得云不舉鴻毛竭河飲澤者不得云不盡物水是知大既任小何以辭乎必為治其若是將恐亂之未息於是少選之間肅然若有自天而降者稽衣控風轡飛鳳駕拖蜺旌如影如響若虛若滅乃誦余曰帝有命焉子其清耳曰一氣既分萬象云備隨感斯化生而無記故大者自大不可移之於小短者自短不可易之以長多者不覺有餘少者不知不足滅之斯

傷各守其貞任之自是豈較工拙於其間哉是以百足一蹠其行一也六眸一目其視一也火風夏遊而不知其熱水草冬茂而莫辨厥寒各安所安不可易位必非其位則西施與嫫母同委荷當所甘則資實將腐風齊味各稟其性余何須焉若美則留之醜則去之其於簡也不亦勞乎若善則與之惡則奪之其於慮也不亦繁乎故任之則理息放之則無累余以無告故能成萬物余以無心故能安群有是知善惡共域吉凶同貫唯爾所名誰其制之今子誦余以不治何乃爽也故不治而謂之至治夫生不余謝死則余尤榮不余善辱則余仇多不余獲少則余求不與余共榮而責余同憂乎乃懲而訓之曰若物皆然則為惡招禍脩善致福徒虛言耳又復余曰何言之客易也論者多云命有定數運有常期非補養所能延非備習所能益此皆非通識不可與言道也是以不昵不義因此而行無賴無恥自斯而作以之為家則家敗以之為國而國亡故桀紂志之於前而莽卓踵之於後所以覆宗絕嗣事至而不瘳者良此之由也悲夫請以近小喻之遠大夫廣廈崇基人之居也褻衣博帶士之服也故棋差柱跌則廢而正之所以無壞傾之慮傾決滌汚則繼而流之所以無穿垢之憂故能恆保其貞固常守其完潔也若傾而不視穢而不澤則坐見頹陷立視縹緲矣故修福禍災為惡敗德若聲之名響影之隨形各有主司自然冥會惡積者報速善小者應遲猶夫秋生則夏煩春敷則冬落根深則難拔器滿則易盈故不可以遠近壽有無不可以賒促定虛實疑耳信目中庸尚所不免以短度

長下愚固其致蔽是知朝菌不可言椿鶴蜉蝣不足語春秋况以七尺之形百年之命欲辨生於沙界語死於塵劫其可得乎然言者皆以應報與自然異此蓋思之未精至也夫所告者莫非由己所感者皆是自知萬物各有本性故因而用之耳猶菰苗蔣果初雖灌溉在功至於結實成味則非人力所為也又靈芝駐年神丹養性竟能禦風無羽凌烟蹈霞此乃功用自然者也萬象運為莫非此類終日施用不悟其理動成鋒楯不亦昧乎至於自然之性余亦不知其所以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於是言終形滅莫知所之余乃惕然恍然忘視聽若遺形體者久之乃神魂憂盡累息蕩然與萬物因心不知榮辱之有異也

象賦

林垞

載詳圖籍爰尋古往功闢二儀物標萬象既拆之于混沌亦聞之于惚恍雖處中而可求信居外而能應陰陽式布造化斯分江河草木日月烟雲或毓靈而稟氣或照耀而氛氲不因象而可觀豈無聲而得聞仰察天文旁觀地理燦爛星布巍峩嶽峙或守位而不易或鎮方而恆止不因象之所尊豈為君而勝紀至若刻鳳之琴盤龍之鏡開玉軫以交錯為菱花而輝映聲信美而具出質含虛而轉靜不因象而可識豈充愛而為盛則有大樂鼓吹聖人與蹕備禮而制乘時而出宛轉國門逶迤天術不因象之為用豈二儀而不失物皆有象象必可觀聽之則易審之則難借如玉京上天貝闕中海其名可識其象安在象以影隨影圖象遍居暗莫察因明則見象象之德惟人是則任以去留委其通塞則有心沉迹淪棲遲問津

無才補國用道藏身賴水尋隱商山訪真欣逢道遠
應時來賓既無容而可託聊以象而為觀

空賦

闕名

觀夫物則有名而有竭空則無竭而有名以空自命
何縮何盈搏之不得書之不明二儀肇分運寒暑則
與時而應百功勤務鑿戶牖則用之以貞泰山岌而
不以為阻鴻毛至而不以為輕恬濟者體之而為性
澆浮者象之而為情情性之別其稟殊呈是知均乎
空者既若茲倍乎空者竟如彼卷之潛方寸之內舒
之盈宇宙之裏上皇得之而化淳季葉失之而亂起
妙一以為稱總萬以歸理詎華說之所精非揆藻之
能擬及夫天朗氣高地平風暢颺飛鴻六關之遠彰
彩雲五色之狀若士九垓以冥期蘭于七劍以寥亮
背之而馳捷遂之而攸向同藁奮之罔窮越視聽之
餘量況使皓鶴聞天白駒出谷固園鞠草洞蕭生曲
歟是時端拱聖皇坐嘯英牧整勞士末介猷祿事
無事為無為衡常備滿路不拾遺蓋有由而致之

空賦

闕名

無德而稱者則其稱不朽無形而用者則其用不窮
若乃質混沌氣鴻濛生天地之始匝天地之中不可
知詰其名曰空夫空也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
其後聽之不聞搏之有舒之則遠彌六合攬之則
不盈一手體無涯以為大物有來而必受徒意其湛
爾無營飄然至輕向遙山而似畫對澄浦而同清大
而觀之則潏潏兮類元胎之貌審而察之則渺漠兮
凝至道之精故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
兮孰能為其損益不斂不昧安可議其幽明利萬物

有含容之德包二儀有覆載之名草木蒼空以長茂
日月乘空以運行霜雁雲鵬非空無以矯其翼喬喬
幽鳥非空無以習其聲夫天之無言不能去蒼蒼之
象風之無色不能闕蕭蕭之響陰陽者氣猶不免于
推遷雖大雖高亦未離于測想豈若曾兮冥兮吾則
不知其靈浩兮蕩兮吾則不知其廣大化以虛無
超神功而惚恍善計者無所用其籌策善觀者無以
勞其俯仰故能象帝之先元之又元引微明于緘陳
混餘碧于長天隨時小大應物周旋處覆盆而俱暗
引測管而同圓入枝間而帶影過野外以含煙或高
深放曠或委曲連綿雖可名而可道終默然而浩然
則有閒居至人宴坐關士黜聰明以反聽閉戶庭而
隱几既而諦想羣物深觀至理窮未來寂滅之端探
過去混元之始見眾生生而不失大化化而無已知
有為盡于無形化萬物歸于一指然後色空皆泯驗
先覺于輪王物我俱齊得真筌于莊子已矣哉杳杳
茫茫地久天長非色非想不存不亡故知大象無形
去文質而成體至恆不變混今古以為常然則無施
不適應用無方作器以虛中為貴接賢以虛左為良
亦有譚國大夫嗟已空于杼軸倡樓孤妾怨難守于
空牀當今四海會同羣芳清晏邦國有不空之歌太
史絕三空之諫獨有文章遊于書劍沈淪出門以虛
舟遇物入室以虛白全真生也數奇每有書空之歎
長而樂道猶有屢空之貧惜揚名之未達恨干祿之
無津敢作課虛之頌用投虛受之人

空賦

郭道

造化之工稽夫有名之域察以無象之中彼去有而

含體乃因無而立空極乾坤之包汗漫何曾渺與沖
融且希夷難變而棄籥罔窮神禹莫知其至離婁安
視其終墜露有聲杳然聞鶴鶴之嘆太虛無礙豈獨
發籀籀之憂則七曜垂文八紘作紀應顯示跡變態
無已顯氣淡而流英飛霞散而成綺順晝夜以明晦
涵混元而古始及夫長風清驟雨霽或暝魄初滿或
朝陽不斂千里若鏡合止水而澄鮮四野無塵分遠
山之虧蔽理通一貫施及多族忘取舍而惟靜任細
大而皆足溟漲會百川之宗蕭管達五音之目墨客
障而責有賦見平原老氏酌以當無道幾牝谷戶牖
致有空之用人神終害盈之類故至人得之於無心
公綽莫之于不欲欲若聖君赫赫良牧英英嚴穴靜
而賢舉固固空而法平湛虛明而元鑒在虛受而澄
清無詠天之遙藻慙叩寂以求聲

空賦

張鳴鶴

造化不測長空浩然生于未有物莫能先故其走目
遐句幽不可見流聽高冥漸不可聽既從天而其色
又鑒水而同形若乃變化隨時憑乎動止詔容春遍
火雲夏起流電毒日殷雷激耳立繞樹之千巖廣長
風之萬里驚塵既臨彩虹破陰雨盡天遠雲空洞深
百尺樓頭見朝陽之赫奕九重宮裏聞衆鳥之喧林
何高秋之遙迥至窮冬而不極感在物之捐華益窮
人之嘆息惟長空之愛此終生靈兮動植歌和光以
同塵每因空以悟色至人恬澹既將元之又元小智
多非豈斯文之果測

天賦

闕名

彼蒼者天成形物先初鴻蒙以質判斷輕清而體圓

生五材以亭毒運六氣以陶甄故使晦明相繼寒暑
遞遷觀其潛化不言惟德是輔列九野而爲號時八
山而爲柱其爲道也或比之以張弓其入夢也或方
之於漱乳憫鄉衍則嚴霜夏降應陳寔則繁星夜聚
孔階遠而難登樂秀披而己觀雖額徽之可媲美煉
石之能補日朝上而疑壁河夜橫而如帶破鏡飛乎
其所長劍倚乎其外遠之則風雨差錯順之則陰陽
交泰况乎觀物察變害盈尚默則大著美於唐君慮
崩見議於杞國徒瞻蕩蕩之體孰辨蒼蒼之色在玉
衡以齊政任銅史以司刻

天行健賦

闕名

大哉乾元神不可測其內也剛其外也直直所以保
合太和剛所以運行不息故王者奉之而垂化君子
體之而進德者也原夫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名用
九以則得一而清名也者純陽之經形也者太無之
精語其動兮孰知其動語其行兮孰知其行得不詳
其所由稽其所以歷土圭以窮妙因渾儀而探理左
出右沒不行則何以變三辰之度上騰下降不動則
何以爲萬物之始履采兮居常配坤兮秉陽竝也誰
覆弓也誰張四德雖具未足以擬議十翼雖廣未足
以披撰微乎哉得于幽者道盛乎哉得于道者王絲
綿若存尸樞不益較之則火并易滅當之則金柅難
固持剛靡失既兼柔克之資用壯固虧亦取易知之
故是以爲君爲首爲金爲冰杳冥兮不虛乎盈縮寂
寥兮何有于驚刷驗彼成形是顯飛龍之象精其致
遠因推良馬之能且夫天也者陽乾也者健乾之干
裏則其象歷歷瞻之于表則其容恩恩不言非涉于

可名不拔方知乎亭運大道非物豈容媯后之功小
說惑人何傷泰宓之論皇家恩流品物禮達上元垂
文明畫一之令秉神武不殺之權推之蕩蕩守之乾
乾儒不知其異信所爲親上而法天者歟

鍊石補天賦

闕名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
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蓋俟至堅之主
所以裨覆燾仰周曆磨礪入鍛成功豈盪于宋人絙
綴爲勞至徒何慙于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眞類鼓
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能言而助無爲之化
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媯氏之爲功也體物
情立取法志生眇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小大
寧遺俾隨形以博博嘆異不墜皆投質于輕清若乃
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綴象帝自邇卿雲初觸
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
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
暖積素之煙尚疑若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
圓則九重功惟百鍊春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
言采與剛崇高是將運有徒于晝夜比爲爇于陰陽
織女停梭受支機于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于穹蒼
補之伊何以當其圓照悠悠于峻極驅擊鑿于超忽
想夫取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
滑明于外猶生錯落之委止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
凄其是知補上天于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天賦

宋吳淑

太初之始元黃混并及一氣之肇判生有形於無形
于是地居下面重濁天在上而輕清斯蓋羣陽之精

積氣而成頃洞蒼莽不可爲象溟滓濛濛莫知其終
其氣皓泚其體穹隆觀文以察時變垂象而見吉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定辰極于北斗驗日星于磨蟻
其運也轉如車轂其速也流如弩矢半覆地上半居
地下或似卵以含黃或若奩而抑水方既見于王充
安亦聞于虞喜洛下準之于地中耿詢測之于室裏
悠哉博厚俾彼昭回榆枹歷歷網說恢恢雪霜降而
風雨施無非教也四時行而萬物茂復何言哉懿彼
秉陽本乎親上著不息而行健列三光而成象仰高
見張弓之道臨下識覆盆之狀若夫天景映璧繁星
貫珠究宣夜之說習周髀之書申須言之而盡妙碑
龜論之而有餘亦聞九野爲稱十端是紀爲萬物之
祖用四時作吏驚鯨國之再旦悟齊公之仰視其弘
遠之而支壤穆子夢之于厓已至若黃帝蓋象顓頊
渾儀可以表測誰能管窺道悠久而聞禮步艱難而
見詩既居高而治下亦常正而無私嘗論冒笠之象
寧知倚杵之期仁已喻于放勳高仍同于仲尼授之
人時正以璇璣唐堯羲和之命高辛重黎之司故王
者被袞以象矣燔柴而祭之南郊就陽之位圓丘父
事之儀以災異而垂譴豈元遠而難知故其德表清
明道稱柔克瞻浩浩之元氣仰蒼蒼之正色虧以東
南奧以西北街指畢昂宮稱營室難謹而靡常無親
而輔德常虧盈而益謙每無爲而成物鄉衍會談保
章是職雨粟既見于神農降種亦聞于后稷共工觸
山而折柱女媧補闕而鍊石泰宓嘗陳于辯對裴楷
亦昭于敏識若夫域中爲大得一而清立圓儀之八
尺識太元之九名製既聞于陶景妙或說于張衡旋

轉識彈丸之狀覆見敲蓋之形爾其運以六氣承之八柱既警管而啓魏亦與唐而授楚故當飲若豈宜戲豫傳虞舜之妙識伏姚信之精慮至若巫咸叫關陶公擊門詩稱雲漢柱識崑崙閭湯王之仰詆傳鄧后之曾捫推耿洛干揚子一渾蓋于靈恩既識左旋亦云周復嘗聞不足而裂每爲益高而踴思眞之論精微道養之言委曲或云歷于兩地或云通于飛谷斯皆臆度之謂豈見聞于耳目也

天部藝文四詩

八伯歌

古逸詩

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

祭天辭

周闕名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

天行篇

晉傳元

天行一何健日月無停蹤百川赴暘谷三辰回泰蒙

天行歌

前人

天時泰兮昭以陽清風起兮景雲翔仰觀兮辰象日月兮運周俯視兮河海百川兮東流

思元極

唐元結

天曠莽兮杳泱茫氣浩浩兮色蒼蒼上何有兮人不測積清寥兮成元極彼元極兮靈且異思一見兮覩難致思不從兮空自傷心悵悵兮意惶惶思假翼兮鸞鳳乘長風兮上班揖元氣兮本深實餐至和兮未終日

天聽吟

宋邵雍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明劉基

鈞天樂

君不見天穆之山二千何天帝所以鑄百靈二嬪不下兩龍去九歌九辯歸杳冥我忽來雲夢輕舉身騎二虹臂六羽指揮開明關帝關環佩冷冷風雨明月照我足倒影搖雲端參差紫鸞軍響震瑤臺寒我欲聽之未敢前空中接引皆神仙煙揮霧霏不可測翠葩金葉光相射鯨鐘虎簾鏤鴻濩撼崑崙兮段腔啊揚天桴兮伐河鼓咸池波兮析木風遂升泰階朝玉帝側身俯伏當瓊陛訊曰太極折裂爲乾坤紛紛枝葉皆同根胡爲妄生水火金木土自使激搏相熬煎臣聞三皇前羣物咸熙熙衆于戴一父皞皞無偏私忽然元氣自蕩濫變換白黑分賢癡置九與黃帝從此興戈矛流毒萬萬古爭奪無時休骨肉自殘賊帝心至仁能不憂帝不答臣心迷風師咆哮虎豹怒銀漢洶湧天難啼輪輪掀振三島過海水盡是青玻璃神奔鬼怪惕驚起遺音泚泚猶在耳夢耶遊耶不可知但見愁雲漠漠橫九嶷

天部選句

楚屈原離騷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修之故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九歌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又登九天兮撫羣星

九章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又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冀之態也又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怒又彼堯舜之抗行兮睠咨杳杳其薄天又據青冥而撫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遵邇命天關其開闢兮排闥闔而望予名豐隆使先導今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人帝宮兮迭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于微闕

宋玉九辯沈寥兮天高而氣清

漢賈誼惜誓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

淮南子墜形訓正土之氣御乎埃天偏土之氣御乎清天弱土之氣御乎白天壯土之氣御乎赤天

路溫舒尚德緩刑書輔大而行宗廟以安

魏徐幹中論把臂捫腕抑天矢誓

晉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疑象太極之構天

宋顏延之赤樞頌華縹問物受色朱天

謝靈運撰征賦水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

何承天達性論撫養元元助天宣德

謝莊月賦白露腰空素月流天

梁沈約栖禪精舍銘南瞻坐野北望淮天

江淹報袁叔明書紫天爲宇環海爲池

吳均典施從事書絕壁千天孤峯入漢

北周王褒笑臧寺碑六合之內存平方開四天之下

開諸象教

唐楊炯孟蘭盆賦上妙之座收于燈王之國大悲之飯出于香積之天

崔融九松賦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當歷歷空懸若星榆而種天

僧一行起義堂頌序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陰騭非禹以享天而德讓知歷數之有歸

瞿野賢碧落賦其色清瑩其狀冥離離明目今不能窮其形其體浩瀚其勢瀾漫縱夸父逐日今不

能窮其畔浮滄海今氣渾映青山兮亂

魏文帝樂府上惡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

宋謝莊詩夕天暮晚氣輕霞澄暮陰

梁蕭統詩上宮曉兮入暹天

隋煬帝詩俯臨滄海島日出大羅天

唐駱賓王詩我出有爲界君登非想天

杜甫詩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歸凡五天
又春光

白門柳霞色赤城天又義嶺高出西極天

白居易詩海山不是吾鄉處歸即應歸兜率天

儲光義詩細草生春岸明霞散早天

徐彥伯詩日月移平地雲霞綴小天

杜牧詩柳暗弄微雨花愁黯淡天
又欲開未開花半

雨半暗天

劉禹錫詩遊絲撩亂碧羅天

張籍詩悠悠到鄉國還望海西天

張翥詩半落淮南雨遂沈海上天

皇甫冉詩雲開小有洞日出大羅天

元稹詩自笑無名字因名自在天

方干詩獨柱撐天寰宇正雄名蓋世古今無

李洞詩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又新秋日後驪書

天

鄭谷詩霜漏清中禁風旗拂曙天

朱邵雅詩天向一中分造化須探月窟方知物未

躡天根豈識人乾遇異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第十三卷目錄

天部紀事

天部雜錄



乾象典第十三卷

天部紀事

通鑑前編黃帝有熊氏命容成作蓋天以象周天之形

尚書堯典帝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虞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暨服喪薨齋慄誓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西伯伐仇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制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列子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其高千仞

國語號公夢在廟有神人面曰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管鑿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名史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簞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以官成也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李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齎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楸木之下

說苑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所貴對曰貴天桓公仰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

左傳公子重耳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鄆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

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始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三也晉鄆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餐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國語晉文公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獨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僖二十有八年晉侯與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侯憂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莊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散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郭討其

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死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

國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

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

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鄒卅世三十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儻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吾人服媚之如是

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國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先王之命有之曰天道宣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蔭

緒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潰姓矣乎

晉既克楚於鄢使郤至告慶於周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單襄公曰天有惡于楚也故微之以晉而卻至仇天以爲己力不亦難乎仇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

靈王城陳蔡不義使僕夫子哲問于范無宇子哲復命王曰是知天惡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也言少知天

左傳襄九年宋災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于火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晉侯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

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樂盈夜見胥牛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聞諸樊聞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君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使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淮南子覽冥訓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寡婦無子養姑姑有女利母財

而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左傳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穆子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顴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曰余子長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遂使爲

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于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討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復振

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瑾雪玉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衛陳鄭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竈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通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真諸河上天誘其衷復嗣守封焉使下臣胥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大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敢弗休悔其可追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大

夫種乃獻謀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修吳王之心吾以上之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

越王謂范蠡曰不穀之國家蠹之國家也蠹其國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開剛柔晦明三光柔而不屈強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爲常開皆常法也死生因天地之刑推亡固天因人而聖人因天聖人則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見其古聖人因而成之爲誅賞

越王與師伐吳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得時無忌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蠹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蠹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明日月盛滿時微薄取行其微陰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蚤暮無失必順天道今其來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使王孫雄行成于越王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

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弗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于越委制于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君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君王已委制于執事之人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擊鼓與師以隨使者遂滅吳

會稽典錄會子扣舷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夢天史記孟子荀卿傳騁衍之術迂大而閼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夷炙轂過髡滑稽傳齊威王好爲長夜之飲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齊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史記扁鵲傳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居一日半瘳諱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扁鵲告董安子曰昔秦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宋微子世家君偃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

趙世家孝成王四年王夢衣偏裃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裃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

列子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又有憂彼之憂者曉之曰天積氣耳無處無氣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戰國策秦敗魏于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爲魏謂穰侯曰夫戰勝華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

秦王謂范雎曰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史記呂不韋傳安國君爲太子中男名子楚爲秦質子于趙呂不韋往見子楚曰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于爲適嗣乃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

秦本紀始皇作前殿阿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表南山之巔以爲闕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宮室也二世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使使令將閼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閼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

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闔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二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項羽本紀項王至東城謂其騎曰吾七十餘戰霸有天下今卒困于此乃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漢書張良傳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始天授

酈食其傳漢王屯華陰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王者王事不可成王

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賊粟其多楚人拔粟陽不堅守敖倉

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早此乃天所以資漢韓信傳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

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爲爲我禽

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鄧通傳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

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

史記歷書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注分部二十八宿爲距度也

大宛傳天子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

封禪書天子以二千戶封五利將軍樂大樂通侯以衛長公主妻之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

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武帝乃作通天臺置祠其下招來神仙之屬漢武故事通天臺黃帝以來祭天圓丘處武帝祭太

一上通天臺舞八歲童女三百人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

漢書嚴延年傳延年爲河南太守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亭

延年頓首閣下自爲母御歸府舍畢正臘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也遂去歸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匈奴列傳單于姓單于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

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衆天單于然也

霍去病傳萬騎出隴西得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王莽傳莽居攝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

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

揚雄傳雄渾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後漢書許楊傳汝南舊有鴻郤陵成帝時丞相翟方

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

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光武本紀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

有頃不見馮異傳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

大王重慎之性也齊武王傳伯升自登舂陵子弟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

鄧皇后紀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仰嗽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

喏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輿服志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

卷梁前有山展筓爲述乘輿所常服班超傳超上疏曰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胡夷情數

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休天等諫北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謂之舞天

虞延傳延初生時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昇天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

其姦賊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

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三國志秦宓傳宓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衆人皆集而宓未往累遣使促之溫曰彼

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

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

卑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

異苑陶侃夢生八翼飛翔冲天見天門九重已入其
八惟一門不得進以翼搏天閤者以杖擊之因墮地
折其左翼驚寤左腋猶痛其後都督八州威果振主

梁書崔靈恩傳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于渾論渾不合于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唐書陸戩傳戩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其暑他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

李長吉小傳長吉將死時認書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名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瞿長吉學語時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旁人盡見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救救有煙氣聞行車咿咿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舊唐書天竺國傳其人皆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書于貝多樹葉以紀事

唐書西域傳大食國使者來曰國人止拜天見王無拜也有司切責乃拜

開奇錄羊鑿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涼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湧洞臺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驚古驚懼遂巡乃閉

雷暫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歌畢乃進戰

清異錄李後主每春盛時梁棟意壁柱拱堦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勝曰錦洞天

王衍伶官家樂侍燕小池水澄天見家樂應制云一投聖琉璫

偽圖中書吏章添天字謎云露頭更一日真是艷陽根

晉出帝不善詩時為俳諧語詠天詩曰高平上監碧翁翁

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抄之得三百餘事今抄天部七事送空方障霧也威屑霜也散水露也冰子雹也氣母虹也眉金星也

秋明大老天河也
遼史耶律曷魯傳遼聲痕德重可汗歿羣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離室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曷曷魯進曰曷吾祖之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為國人所推戴耳今先君言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曷魯曰聞于越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幄夢受神誨

龍錫金佩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制弱弱歸於鄰部日久以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遼聲九營基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大也昔者于越伯父釋魯魯曰吾猶蛇兒猶龍也天時人事變不可失

穆宗本紀應曆十八年三月乙酉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甌時酒以祭天

聖宗本紀統和十年十二月庚辰獵儒州東川拜天后妃傳聖宗皇后蕭氏母嘗夢金柱擎天諸子欲上不能后後至與僕從皆墜

宋史五行志蜀孟昶末年婦女競治髮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京師

劉末年傳末年生四歲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

神宗本紀嘉祐八年侍英宗入居慶寧宮嘗夢神人捧之登天

趙抃傳抃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諡清獻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貨業不畜聲伎妹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博貧蓋不可勝數日

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

倦游錄韓琦知秦州臥疾數日夢以手捧天者再其後援英宗于藩邸翼神宗于東宮

南憲記談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此言雖不足據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日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天象成文云

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章輔太平手札之題曰齋誠家紀之詩藏其會孫益如處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語

聞見前錄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衛兵奪銀匠鐵鎚殺

人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謫光化

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刻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

揀停之兵如何能個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

以衰故揀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

人皆稱之公才高為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

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

蒼今古人會叫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

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

生鬼魁清平郊野見鸞鳳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凋
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人消詳蓋其
意使有所感悟也

冷齋夜話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閱永嘉證道
歌即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
天稱真丹聖者所說發明心要甚多

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
熹問曰天上何物松異之

理宗本紀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橋里第
室中五采爛然亦光屬天如日正中

玉海教授鄭鈞所進欽天要略編次有倫評議切理
詔遷秩

竹坡詩話夔峽道中昔有杜少陵題詩一首以天字
為韻榜之梁間自唐至今無敢作詩者有一監司過
而見之和韻大書其側後有人嘲之曰想君吟詠揮
毫日四顧無人瞻似天過者無不笑之

文獻通考占城國每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為
塔王及人民各以衣物香藥置于塔上焚之以祭天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元年九月九日拜天射柳歲以
為常

禮志金因遼俗以重五中元九日行拜天禮重五于
鞠場中元于內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割木為盤如
舟狀赤為質畫雲鶴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
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于常武殿築臺為
拜天所

元史郭寶玉傳歲庚午童謠曰搖搖呂呂至河南拜
闕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歎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大

改姓矣帝將伐西蕃患其城多依山險問寶玉攻取
之策對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
則取矣帝壯之

憲宗本紀四年會諸王于額爾腦兒之西乃祭天于
日月山七年秋駐蹕于軍腦兒驪馬乳祭天
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命天師張宗演等即壽寧宮
奏赤章于天凡五晝夜

董文炳傳已未秋世祖伐宋師次陽羅堡宋兵築堡
于岸陳船江中軍容甚盛文炳與敢死士數十百人
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艤艤鼓櫓疾趨叫呼畢奮
鋒既交文炳麾衆趨鋒搏之宋師大敗命文用輕舟
報捷世祖方駐香爐峯因策馬下山問戰勝狀則扶
鞍起立暨鞭仰指曰天也

抱璞簡記正德初劉瑾用事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
者悉令更之予見宋政和中八年閏九月給事中趙
野奏陛下恢崇妙道寅奉高真凡世俗以君王聖之
字為名字悉令革而正之尚有以天字為稱者竊慮
亦當禁約依奏

雲南通志正德中楚雄王某者居山谷中初秋夜起
星月朗徹忽見西南方天開旌旂前導中為元武向
北而去移時方合

山西通志嘉靖二十七年猗氏百俊里王鑑村楊錦
妻范氏半夜發付次子聯芳考試天開西北見玉帝
二神將後聯芳登第

天部雜錄

易經訟象傳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本天上下水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全大楊氏
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

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
祐也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程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
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
阻也本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限自天降之福程猶云自天而降
言必得之也

豐上六象傳豐其屋天際翔也程在上而自高若飛
翔于天際

中孚象傳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本信而正則應
乎天矣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本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
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書經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呂氏曰天無私壽
惟至平過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
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

詩經鄰風柏舟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助語辭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
故共姜作此以自誓言母之手我覆育之恩如天罔
極何其不諒我之心乎

君子偕老篇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注朱言宜姜服
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王風黍離篇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注朱周既東遷大夫

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傷其所以致此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

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朱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辭

鴛鴦篇悠悠蒼天其有所朱民從征役而不待養其父母故作此詩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又悠悠蒼天曷其有常秦風黃鳥篇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朱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幽風鴛鴦篇追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戶朱周公既得管叔武庚而誅之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也

小雅天保篇天保定爾爾亦孔之固朱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而使之獲福如此也

天保定爾俾爾戢穀又天保定爾以莫不與節南山篇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朱薦重瘥病也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也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朱尹氏不平其心既不見聽弔于昊天矣則不宜久在位使我眾井及空窮也

昊天不庸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朱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朱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未有所止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朱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

吳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

正月篇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朱無所歸咎之詞也

民今之無祿天是桀朱天禍祿害言民今獨無祿者乃天禍祿喪之耳

十月之交篇天命不徵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朱微均也言眾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乃天命之不均我豈敢不安于所遇而傲我友之自逸哉

雨無正篇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吳天疾威弗慮弗圖朱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朱呼天而訴之也

小旻篇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朱言旻天之疾威布于下土也

小弁篇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朱怨而暮也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朱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之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巧言篇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撫朱言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

巷伯篇蒼天蒼天視彼騷人矜此勞人朱胡氏曰無所告愬而告之于天也輔氏曰視彼騷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庶乎有以扶持安全之也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朱言父母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有儻篇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朱天有十二次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

小明篇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朱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也

白華篇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朱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

大雅文王篇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朱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朱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

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朱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于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

大明篇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朱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朱言天之監照實在于下其命既集于周故于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也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朱倪譬也朱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

械模篇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朱雲漢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文章文章也

旱麓篇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朱戾至也

皇矣篇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

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朱三后太王王季文王

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

于萬斯年受天之祐又受天之祐四方來賀

既醉篇其引維何天被爾祿言將使爾有子孫者

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

假樂篇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民庶民人在位者也

板篇天之方難無然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憲

憲欣欣也大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

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

緩而不以為事

天之方虐無然諱諱諱戲侮也

天之方懜無為夸毗懜懜怒夸大毗附也戒小人毋

得夸毗也

天之驕民如虺如虺驕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之聰明無所

不及不可以不敬也

蕩篇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此蕩蕩之

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

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

之初鮮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

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

天降惛惛德女與是力言此暴虐聚斂之臣乃天降

惛惛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與起此人

而力為之耳

天不湍爾以酒不義從式言天不使爾沈湎于酒

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

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

抑篇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衛武公

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言天所不尚則無

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言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

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

桑柔篇俾彼昊天寧不我矜劉氏曰呼天者亦無

所歸咎之意也

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辰時俾厚也

雲漢篇俾彼雲漢昭回于天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言上天降旱災使我亦不見

道也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言天又不肯使我逃遁而去

也

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言天曾不度我之心也

瞻印昊天云如何里里憂也聊賴之意也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星久旱而仰天望雨則有嘒然

之明星未有雨徵也

崧高篇崧高維嶽極于天

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天生衆民有是物

必有是則也

瞻印篇瞻印昊天則不我惠言無所歸咎之詞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言天何用責王神何

用不富王哉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言罔罔苦優多幾近也

重言之以警王也

重言之以警王也

親親吳天無不克辜言天高遠雖若無意于物然

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

召旻篇昊天疾威天篤降喪言天厚也此刺幽王在

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對越其在天之神

維天之命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命即天道也

不已言無窮也

天作篇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此祭太王之詩言天

作岐山而太王始治之也

昊天有成命篇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天祚周

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也

我將篇我將我享維牛維牛維天其右之言奉其

牛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牛半之右乎

蓋不敢必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侯之

時邁篇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言我之以時巡行

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

思文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敬之篇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臨在茲言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

言曰敬之敬之哉天道其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

其高而不吾察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于吾之

所為而無日不臨臨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桓篇於昭于天皇以問之此亦頌武王之功

氏曰言其德上昭于天而君天下以代乎商也

魯頌閟宮篇天錫公純嘏

商頌烈祖篇自天降康豐年稷穰言天降以豐年

商頌烈祖篇自天降康豐年稷穰言天降以豐年